

李建明 赵 宏 著



# 迷 宫 奇 案

李建明 赵宏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5 字数: 188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500册

\*

ISBN 7-5378-0252-1

I·247 定价: 2.30元

---

1971年。

香港。

从依山傍海的青山湾顺柏油路往北走20分钟，右侧林木如盖的山坳里，可见一处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群落。高耸的石裙琉璃瓦围墙沿山势没入两侧密密的松林中，因地势坐东向西的门楼厅宽展而不失威严，一块镌刻着“张园”两个镏金隶体的紫檀木巨匾，悬置在门楣正中，俯视着厅柱前的大理石台阶和台阶前的青石路面。台阶两侧齐腰高的汉白玉雕栏，由台阶起处向上，围绕门厅向里，又沿着东行坡道外侧，向两边环形迴绕，渐次低落。青石路面与环形车道之间，是一块绿茵茵的法兰绒草坪。草坪中靠近台阶处，一怒一喜两尊石狮雄踞在半人高的基座上。由台阶而上穿过宽敞的门厅，进入镏金朱漆大门，迎面是一堵二龙戏珠的影壁。绕过影壁，院中亭台楼榭，荷红竹绿，飞檐兽瓦，曲径迴廊。一座座屋宇雕梁画栋，参差有致，恍若《石头记》中的大观园一般。只是，与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相比，这里不仅多了几根高擎枝形华灯的金属电杆，而且时常响起的汽车引擎声和忽而从哪厢屋宇中飘来的流行音乐声，也在告诉人

们，这里不是供人游览的历史遗迹。

奇怪的是，这样一座豪华的庄园，在香港竟然鲜为人知。特别是庄园的主人——张少明，更是隐迹深居，与世无交，以至于无孔不入的香港新闻界都无人知晓他的身世和来历。

若不是这年夏天，张园里发生了一桩神秘的家产分配案，若不是这桩家产分配案联系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件著名事件，那么，张园的秘密将会至今无人知晓。

张少明膝下有五子一女，如今除了最小的儿子张信尚在美国加州攻读地质研究生外，其余的均已成家立业，分住在香港、九龙各处。其中老大张仁，曾是蜚声港九司法界的一位名律师，近两年似乎看破红尘，休业在家闲居。二儿子张义，早年专攻金融经济，如今是张家占有53%股份的京华银行董事兼副总经理。老三张礼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，加入英籍后曾在北爱尔兰服役十年，三年前在与北爱尔兰人民军的一次冲突中，右腿被流弹打伤，伤好后办理了退役手续回香港定居。张智是四儿子，运动员出身，上届比利时国际汽车邀请赛金牌获得者，现在某体育训练中心担任赛车教练。还有一个儿子小五，名叫张信，学地质的，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大学读博士研究生，此时正放暑假在家里。最小的是个女孩起名张倩，去年方才出阁。除此之外，张园内还有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——诸葛祥坤，他与张少明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。从张仁兄妹记事起他就在家里主持家务，在张仁兄妹眼中他和张少明地位相同。诸葛祥坤现在的身份为张园的内外总管，是张园的又一个主人。

张少明的起居基本与外隔绝，他唯一的享受是父子、祖孙间的天伦之乐。多年来张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每星期

五全家人要在张园相聚一次。届时，张少明备下两桌丰盛的菜肴，一桌是张少明和儿子们，去年又增加了一位女婿；一桌给媳妇、闺女和孩子。吃饱喝足后，大家品品茶，叙叙家常，打两局网球，推几圈麻将，赏赏园内的花卉，聊聊市井新闻。孙子、孙女缠着张少明，绕膝爬项折腾一阵。一家老少皆大欢喜，自有一番乐趣。

这一天，又是星期五，例行的午宴过后，张少明若有所思地打发媳妇们把孙子们领走（女婿有事先走了），单把五个儿子和闺女叫到与自己卧室相连的客厅里。待大家坐定后，张少明又唤来了诸葛祥坤，摆摆手让张倩关上房门。他咳嗽了两声，清清嗓子，以少有的严肃神情对六个儿女说道：“这两年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担心哪天会突然爬下起不来。昨个和你们诸葛叔商议了一下，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先给你们交待一下为好。”

兄妹几个第一次听父亲说这种话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但很快就回过神来，争相劝慰父亲：“看您想哪去了，爸爸，凭您这身体再活二三十年不成问题。”“对，我们兄妹现在全都成家立业了，啥都不用您操心，正该您和诸葛叔好好享几天清福了。”“就是嘛，爸爸就爱胡思乱想，从不出门，有福也不会享……”

“不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还是听我把话说完。”张少明抬手制止兄妹们的议论。

看父亲不是随便说着玩的，兄妹六个又坐回沙发上。张少明神情严肃地向几个儿女扫视了一遍，又看了看诸葛祥坤，诸葛不露声色点点头。张少明又咳嗽了两声，压低声音：“你们听好。我今年69岁了，作为长辈，我没有什

么值得向你们夸耀的历史，只有一笔财产留给你们。这笔财产我已分成了七份，将来你们弟兄五个一人一份，小倩我就这一个女孩，没供她上大学，现在婆家又不富裕，算我当父亲的偏心，给她两份。看你们几个当兄长的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爸爸，看您说哪儿去了，您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如今我们几个已成家立业，张信也快毕业了，钱我们都有，您给小妹多少我们都没意见。”

“好，我也清楚你们用不着这些钱。但我总得给你们分一份。”张少明停下话来，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茶，又说道：

“还应当给你们交待清楚的是，为了这笔财产，你们的父亲漂泊了一生。说起来，我是个对民族有罪的人。”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，思绪似乎一下子回到了遥远的过去。停了一会他接着说：“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不用就不要轻易动用这笔财产。如果能等到台北和北京和平的那一天，我请你们把它交给政府，算是替你们的父亲将功补过吧。对了，这张园的地产和京华银行的股票是诸葛叔的，你们要照应好他。还有，王妈在咱们家多年，对我们张家几代都是有恩的，你们不要亏待了她。特别是张仁，你身为家中长子，更要经心照顾好王妈。”

张少明这一番话，说得兄妹几个莫明其妙，但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们不能张口问个究竟，只是一迭声地说：“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们按您说的办。”

“那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也不写什么遗嘱，将来由诸葛叔为你们安排。”

.....

张少明似乎受到了某种昭示，在说过这番话以后不多日

子，他的身体就象将尽的油灯，日渐衰竭。终于，一天早晨，老佣人王妈来卧室清理卫生时，发现他已静静地死在床上。

王妈忙喊来了诸葛祥坤。诸葛进来看着溘然逝去的张少明，嘴里喃喃地诉说了几句什么，就疾步往门外走。却不料忙乱中一脚绊在门槛上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门外的台阶上。守候在门旁的王妈赶忙扶起他，诸葛张张嘴，勉强说了句“快，叫他们……”，就眼睛一瞪，再也发不出声了。等住在张园里的张信和管家金盛赶来时，诸葛已留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张信一时手脚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金盛办事干练，他忙拨通了医院的电话，又分别通知了不在张园的张仁兄妹。

张仁、张义、张礼、张智、张倩先后赶来了，但已经晚了，前来抢救的医生收起器械告诉他们：张少明是心肌梗塞；诸葛祥坤是脑溢血。



## 二

张仁兄妹在张园里已经整整搜寻了三天。所有的房间都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可始终没有见到父亲说的那笔遗产。兄妹们一个个精疲力尽，晚饭后又聚在张少明书房外的那间客厅里。

“哎呀！我可是受不了啦。象这样折腾下去，非把人累死不可。”张倩歪在沙发上，咕嘟着嘴冲着几个哥哥发牢骚。

原来，处理完张少明、诸葛祥坤的后事之后，兄妹们认真合计了一下，决定趁大家都在张园，先实现父亲的遗嘱，将父亲所说财产分给大家。

这事并不复杂，既然财产父亲已经分成了七份，那么诸葛叔不在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大家心想，无非是一些金银，或是一笔存款，找出来按父亲分配好的各得其所就是了。于是，他们查了父亲的保险柜，查了金盛的账房和历年的收支账目，后来又翻遍了父亲的书房、卧室。凡是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连诸葛叔的房间也认真找了一遍，最后还掘开了几处地面，掏通了几堵隔墙。虽然发现了一些父亲珍藏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古玩字画，但是那笔遗产，那笔能使张少明漂泊一生，以至成为民族罪人的遗产，却没露一点踪

影。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简单。

张仁作为长子，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陡然间变重了。他怜悯地看了一眼斜躺在沙发上的小妹，只见她往日水汪汪的大眼睛失去了光泽，脸色白皙消瘦，一付懒懒散散的倦容，是啊，父亲死后还没有轻松过一天呢，为父亲和诸葛叔守灵送葬就忙了一个星期，又这样翻箱倒柜、没明没夜地折腾了三天，别说她一个女孩子，就是男子汉也受不了。刚才才从王妈嘴里得知，张倩已怀有三个月身孕，难怪她要叫苦连天了。可是，这件事又耽搁不得，张家没了长辈，如果不趁大家都在这里赶快搞出个结果，以后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。想到这里，张仁放下手里的咖啡，振了振精神，对大伙说：“兄弟们，我们这三天还是没有白干嘛。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，可却证明了它不是一般的東西。虽然我们现在仍不知它藏在哪儿，但起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不在哪儿。我想，父亲他不会无中生有地对我们交待那番话的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找找看，一定能找到的。”

张仁的话，仿佛在失望的情绪中注入了一针兴奋剂，兄妹们又有了劲头。又是紧张的三天过去了，这次，整个张园都被挖得坑坑洼洼，但仍然一无所获。

连续十数天的鏖战，不仅众兄弟疲倦之极，就是各自的家庭也有些受不了。这两天连续不断有各家打电话来催男人回去。张仁看着东西一下子是实在难以找到了，只好放弃了原来想一揽子解决的打算。

晚上，张仁把五个弟妹招在客厅里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

“我看还是先回去把家里安排一下再说吧，那遗产在张园也丢不了，慢慢找总能找到。”张义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

度。他的妻子是他供职的那家银行现任董事长的千金，光今天就来过两次电话催他早些回去。

“找遗产的事先停一下也行，就现在这个找法再找两年也找不着。”

张倩、张智也都赞成先休息一下再说。

张仁见此，无可奈何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既然大家都想休息一下，那我们就先停下来。都回家去，好好想一想，谁有什么好主意或想起什么线索，赶紧说一声，我们再来。”他看看大家，又说：“不过，这件事需要一个人住在张园里来专门操持一下。‘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’张园现在也得有个人来主事才行。前一段父亲去世，我身为长子理当多操些心，但现在，大家是不是推选一个人来暂时执掌一下家政，并继续找寻那笔遗产？”

“哎！这有啥好选的，我看您就最合适。大哥，您比我们都强，又闲在家里，您就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吧！”张信马上接上了话。

“我同意，就是大哥了，以后您就当我们的家长吧。”其他的人也接着呼应着。

“好，让我干，我责无旁贷。不过有几句话我得说在前头。”

“您说吧大哥，我们听您的。”

“大家心里如今都有数了，父亲留下的这笔遗产不会是个小数目，它涉及到父亲一生的劳苦，也关系到我们每个家庭、后代的实际利益。我当律师多年，经见过不少遗产继承方面的民事、刑事诉讼，有的亲人之间反目为仇，有的父子兄弟间谋财害命，文攻武斗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。但这样的

事情，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在我们张园里，就是金山银山也重不过我们的骨肉亲情。我身为长兄，蒙大家的信任，让我主持家政，我一定要对得起大家。你们放心回去吧！我这里有什么情况，即刻召唤你们。”

大家都回去了，张信帮着张仁搬进了父亲的卧室住下来。

### 三

好象是故意与大家开玩笑，几个人头天晚上回到家里，第二天刚起床，就接到了张仁的电话：“火速到张园来！”

客厅里，张仁神色严肃地坐在那里，不见了往日的问候和寒暄。等大家都到齐坐定之后，张仁缓缓站起身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今天把大家找来，不是报喜而是报急，你们看！”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，搁在身前褐色的云石面茶几上：“这是我刚刚收到的一封信，我没权力隐瞒它，所以把大家找来都看看。”张智拿起信封，抽出信笺，展开来。信，没有称谓，中间是打印的两行英文：“遗产的秘密我知道，如果你肯合作，我愿与你平分。”往下看，没有署名，是封匿名信。张智抬头看看正注视着他的张仁，突然想起什么，伸手掏自己的口袋，居然也摸出一封信来。他把张仁的信放回桌面，拆开自己这封。嗯？！竟然和大哥的一样！

这时其他几个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去摸自己的口袋，又相继掏出了四封式样一致的信来，都是早晨起床后收到或临出门时收到的。

房间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对着内容一样的六封匿名信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鸦雀无声。

过了好一阵，张仁才轻声说：“大家先别紧张，我们一

起来分析一下。”他安抚大家坐下，又吩咐王妈为每人端来一份早点，边吃边谈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要干什么？”张义胆子最小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，吓得话都说不连贯了。

“这不很明显嘛！挑拨离间呗！”张智说。

“他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家产？”张礼考虑的问题比别人更深一层。

“对呀！我们家的事他怎么知道？这是个什么人？”张倩眼窝泛着青黑，依然一付倦容。

“哼！有本事明着来，偷偷摸摸算什么东西？”张信气鼓鼓的，忍不住要骂起来。

……

张仁不动声色地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依我看，这几封信可以说明两点：第一，对父亲的这笔遗产，写信的人所知道的可能要比我们多一些；第二，这人也许真想插手分遗产，也许只是为了离间我们。从现在看，离间是很明显的，而离间的目的又是为了渔利。总之，有外人想插手我们的遗产分配这是肯定的。”

“这小子是什么人？简直瞎了他的狗眼，也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！”张仁刚停住话，张信就火冒三丈，跳到屋子中央，指着房顶叫骂起来。

“冷静，不冷静要坏事的。”张仁起身把张信拉回到沙发上，围着茶几边踱步边对大伙说，“原来我只考虑父亲不在了，我们兄弟间不要为分遗产伤了和气，没想到外面居然有人要插足我们的内政。当然，这是不能容忍的！面对这种情况，就更需要我们内部的精诚团结。”他停下步子面向大

家，“还是那句老话，我当大哥的一定要対得起大家，大家也不能有丝毫的外心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办呢？”张智插嘴问道。

“现在嘛，一是要重新审查一下张园内的所有仆佣人员。”说到这里，张仁看看门外，招手让张礼过来，对其耳语：“你重点审查一下金盛的情况。”然后又对大家说：

“要清除一切隐患。同时我们对外接触也要谨慎，要保持警惕，要统一口径，对家眷们也要口紧一些。二是要设法查清这封信的炮制者。”

在座的兄妹中除张礼的阅历丰富一些外，其他几个都被大哥的这番话推入紧张的心理氛围中，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出了。张仁从大家的表情上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有意打个哈哈，尽量轻松地说：“越是有人和我们捣乱，我们越要过得象个样子。明天是星期五，咱们按父亲在世时的老规矩，各自把家眷都带来，好好聚一聚。也让那个不敢露面的人看看，我们张家的兄弟是亲密无间的。”

## 四

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聚会了，加上送饭的车来得迟了一些，所以，没等金盛和仆人们把订做拉来的菜肴搬完摆好，孩子们就拥进了客厅。幸而有他们的妈妈拦着，不然那两桌丰盛的酒菜早狼藉不堪了。

家宴开始了，张仁坐在以前父亲坐的位置上，看着大家一一落座后，他站了起来，先打开一瓶绍兴五加皮，斟满两个青瓷酒杯，叫过张义，两人端起杯子缓缓走到门前，神色肃穆地对着远方的天际双手举杯，然后把酒慢慢洒在地下，之后走回桌边。张仁端起面前已斟酒的高脚杯，顿顿神，环顾了一下饭厅，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特别是对面桌上那些妇孺眷属，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。他平静了一下情绪，清清嗓子提了提声音：“各位兄弟，各位小妹，咱们张家虽然一下失去两位老人，但我们的根基是牢固的。看看我们这一大家人，哈！只要我们风雨同舟、同甘共苦，我们张家就一定能更兴旺发展。来！为了我们的后代，为了张园的明天，干杯！”说完他把杯子举过头顶，又送回嘴边。

突然，屋外响起一串杂沓的脚步声，随着门外一声疾呼：“别——”一个人跌跌撞撞扑进门来。前脚刚迈过门槛，就伸着一只手臂扑倒在地上。屋里的人们一下子呆了，



已送到嘴边的酒杯停住不动了。背向门站着的张礼第一个做出反应，他“咚”地放下酒杯，同时环视一遍侍立墙边的两个仆人，然后越过倒在地上的人，一步跨出门外，闪身贴近廊柱，迅速在院落上下周围扫视一遍，又拔脚向大门方向跑去。

屋里，张仁紧接着放下酒杯，走近倒地者，只见他背上一片血迹。他半蹲下身体，转过倒地者俯着的面孔，竟是金盛！伸手在鼻孔前试试，已是气绝。张仁略一思索，忙喝令众人：“把杯筷都放下，什么也别动，赶快离开！”起身也向外追去。

大门外门厅廊道上，正对着大门，一辆乳白色的雪铁龙客货两用车已经发动，引擎“呜呜”地响着。一个年轻的司机嘴叼一支“555”牌香烟，两手扶着方向盘，眼视前方，似乎压根没听到大门里张礼的呼喊声。张礼几步跨出门外，隔着车窗的玻璃，急切地打着手势：“哎，看到什么人没有？”

司机无动于衷。

“哎！看到别人没有？”张礼左手拍打着车顶。

仍然没有反应。

张礼一把拉开车门，伸手去推司机，谁知这轻轻一推，司机就象虚立着的木桩一样，直直地向另一边座位倒去。只听“当啷”一声，一件沉重的东西从司机腿上滑到底板上，张礼低头一看，是一支装有消音器的左轮枪，探身再看司机——已经死了。